

書叢小地史

化文的亞細亞中央

著 亨 田 羽

譯 英 宏 張

行發館書印務商

史地叢書

羽田亨著
張本英譯
圖書館
學院圖書
章
藏
蘇工業學

亞細亞的文化

商務印書館發行

日一九六四(平)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初版

平

(C5514)

史地叢書 中央亞細亞的文化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羽田亨

譯述者 張宏英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版權所必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王鳳武)

譯者序

本書是從日本岩波書店出版的岩波講座東洋思潮中的一冊翻譯出來的。

著者羽田亨博士，是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科的教授，只要研究東洋史的人，尤其是專攻西域或中亞史的人，我想是沒有不知道他的大名的。他的舊著西域文明史概論（曾在商務出版）爲斯學開了一個新紀元，是毫無疑義而可以承認的事實。

本書是依據最新的資料，比前書更廣範地將中亞作一個通史的敘述，所以本書雖是一本小冊子，但儘可說是一本壓縮了的中亞通史。前半敘述從古代到帖木兒帝國時代止的中亞的史實之大勢，後半說明其種種的文化事象，將博士過去二十餘年之間研究的精粹，盡集於此！

通史的著述，誰也知道是難的，尤其是像中亞，內部的地理，文化，人種各有不同，在此政治上建立大勢力的，只有帖木兒帝國，他的大部分歷史，是其四周的強大勢力支配的歷史，可以作爲東西文化交流的舞臺底中亞的通史，更不容易著筆，是不用說的。這本小冊子，簡潔地概觀複雜之極的中亞往古的樣相，我想是很便利地可以給我們以一個中亞史的概念的。因此譯者便不憚淺陋，逕譯之，以介紹於我國的讀者。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譯者序於日本廣陵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中亞的民族	八
第三章	中亞史的曙光	一八
第四章	亞歷山大的東方經略與大夏及安息	二二
第五章	民族之移動	二八
第六章	漢之西域經營	三〇
第七章	貴霜王國	三四
第八章	嚙唃突厥的活動	三六
第九章	唐之西域經營與回教勢力之東漸	三九
第十章	回鶻之西遷	四二
第十一章	蒙古之中亞經略與其以後	四四
第十二章	中亞與希臘文明	四八
第十三章	窣利人與商業	五四
第十四章	窣利語及天山南路使用的諸語	五九

第十五章	中亞的諸宗教與其典藉	六五
第十六章	宗教美術	七六
第十七章	中亞與漢文明	八三
第十八章	回鶻的西遷與西域文明	九〇
第十九章	突厥族與回教	九八
第二十章	帖木兒王朝與突厥文明	一〇四

中央亞細亞的文化

第一章 緒論

中亞這個地域，在學術上不一定有一定的範圍，他所指的地方，因學者而有廣狹之差。現在我用這個名稱，來稱呼：大體當於亞洲大陸的中央一部，廣括不通外海的河水所流過的諸地方。因而被這個名稱所包括的地域，大略以蔥嶺（Pamir）高原爲中心，東是注入羅布泊（Loop-nor）的塔里木（Tarim）河流域地方，——中國新疆省天山南路地方；北是流入熱海（Izrek Kul）巴爾喀什湖（Balkash nor）阿拉庫爾（Ala Kul）等河的流域地方，——包含伊犁，準噶爾等處的天山北路地方；西是注入鹹海及裏海的流域地方——俄屬突厥斯單地方；南是以崑崙山脈，與都庫什（Hindkush）山脈爲界限的地方。德國地理學者利希陀芬（Richtofen）將這個名稱，用來稱呼：曾經積水成瀦，而流水不通的亞洲大陸的盆地地方，因而這個地域，大體是包含：南從西藏高原，北到阿爾泰地方，西從帕米爾的分水嶺，東到黃河的分水嶺及興安嶺山脈之間的地域，注入帕米爾西方的鹹海裏海的河流域地方，與其餘的地方一起，被括入他的周圍區域這個名稱之中；但是我站在歷史研究的立場上，將這周圍區域的一部，也包含於其中。此外中國古來就有西域這句話，有時是指蔥嶺以東的所謂天山南路那個地方，有時又廣義地用來汎稱位於

中國西方的地方；在此所謂中亞，限於比前者廣，比後者狹的地域。——這是非豫先注意不可的。

然而，這個地方，也可以以爲是：東被中國本部，蒙古，西被波斯，南被印度，西藏等國所包圍，位於亞洲諸大勢力的中央，而自成一區域的；但是若果稍爲深查各種的事情，則可以知道：這個地方，不一定形成合式式的齊一的區域，從地理，人種，文化各方面來講，至少可以大別爲三個地方吧！即是第一天山南路地方，第二蔥嶺之西，錫爾 (Syr) 阿姆 (Amu) 兩河之間的地方，第三是包含天山北路地方與俄屬七河省 (Semiretensk) 的地方。這些地方，各以大山脈大河流，來範圍相互之間，在那裏居住的人種，也因時代而各異，因而他的文化也有顯著的不同。從這樣的事情考察起來，則這幾個區域，應該各個作爲個別的存在來處置，將這些作爲一體，而討究其間的歷史發展的痕迹，好像是無理似的。但是又從他一方面考察起來，則這些地域，古來就是政治關係，非常密切的，有時是其大部分或其全部，統一在一個勢力之下，不然，則爲互相的存立之故，舉行攻略與協約，山河自然的障壁，也不能阻止這種密接的關係。因而本來的人種與文化的不同，也自然發生混合與融合，同時有如以後「突厥斯單」這個名稱所表示的一樣，包含這些地域的全部而突厥人都成爲主要的住民；突厥族之中，除去另外西入波斯，占據小亞細亞，更侵入歐洲的一部分以外，欲考察其餘的突厥族的歷史之時，自然，非將住於這個地域的全體人民，作爲一個整體來觀察不可。若果是這樣，則這些地方的相

互之間，雖有種種不同的事情，但是將此集攔於中亞這一個區域之內，而研究其文化發展的歷史，不單沒有一些兒的不合理，同時還大有理由，而不是單將這些地域，放在漠然的地理的概念之下，——只說其是位於中國與波斯，印度等等大國的中央底地理概念之下，而可以處置的問題。

更非注意不可的事實，是這種研究，除去當面的目的以外，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即是：這不獨關係到中亞的地方而且在其隣接諸國的歷史研究上，俱有極其重要的關係，尋求這些國家相互之間的政治文化的交涉痕跡之時，若果忽略了這種研究，則雖說幾乎不能達到他的目的，也非過言。蓋中亞這個地方，如前所述，是被中國，波斯與印度等國，或突厥，蒙古與西藏等等慍悍民族占據的土地所包圍，而位於這個中央的那個自體，有如翻開地圖，便可以容易知道的一樣，決沒有好的自然條件，可以出現強盛的國家，古來就沒有以這個地方為根據，物與大勢力的例子。僅紀元十四世紀之末，出了一位英傑帖木兒，一時發揮其強大的勢力；但是這是史上的異例，不過當時亞洲諸國的情勢，暫時允許這位不出世的英雄活躍而已。所以這個地方，幾乎常受這些周圍勢力的侵略，是四方爭奪的目的地。但是雖然單說中亞也如前所述，事情各有不同，所以也有不能一概同樣敘述的事情，就成為侵略目的地之中，其間也有由於各別性質之點。例如中國古來常常攻略狹義所說的西域地方，都像當時的經世家所論的一樣是為着強固此地，以避免北方民族的勢力直接及於中國本土之故；反之，從北方民族的立場

來講，則除去經略此地，徵求貢物的目的以外，更是爲着想得到衝進中國本土的便宜之故。然而俄屬突厥斯單在其富厚方面，顯然優於前者，因而雖成爲攻略的目的地，但其理由與前者也稍有不同。可是，雖說是這個地方，但從其西方的波斯對東北游牧民族的立場，或從這些游牧民族對波斯的立場來考察之時，則依然與前者的場合一樣，事實上，幾度在這種事情之下，兩者之間反復爭奪此地。如是中亞這個地方，跟着其周圍的國家民族的勢力之盛衰，雖有程度之差，但是在其各個的支配之下，幾乎是其不可避免的運命。這種狀態，從歷史上的大勢來看，意義是極其深遠的，若果這個地域，不位於這些勢力之間，則這些大勢力，一定直接反復衝突了好幾回。縱令這些大勢力之中的某種勢力，支配了這個地域的一部，或其全部，而其結果，成爲相互接觸之時，其勢顯然多已柔和，成爲餘波的情形而表現出來了，可以承認出：其間，與兩者直接的場合，有很大的不同。由此觀之，不過是弱小勢力所占據的地方而已底，中亞這個地域，完全是這些大勢力的緩衝地帶，我們以爲因此四圍的國家，民族，才可以各自保持其獨自的位置，展開今日我們知道似的東洋史上的局面。從他一方面；我們也以爲：亞洲各個互相遠隔的強大國家，也是由這些地方而得到連絡，相互之間，造出不可分離的關係。

中亞與其周圍諸國的密切的關係，不獨在政治上極其顯著，就在文化的歷史上，也有極其顯著的東西。東方的中國，南方的印度，西方的波斯，阿拉伯，希臘，羅馬等等，各方文明交流傳播的情形，也是歷史上最有興味的事實，又是重要的事件；但是，這種文明的交流傳播，

不用說，是以相互之間，有直接間接的交通的存在，爲其前提的。可是東西的交通，在海上交通發達以前的時代，不用說，就在其以後，依賴陸路的交通，最重要的，也是經過所謂中亞的那條道路，不單是從波斯，阿拉伯，歐洲各國到中國方面，就從南方的印度到中國方面，最普通的道路，也是先北上而入中亞再折而東行的。在蒙古地方與西方的交通關係（這種關係，無疑的，是中國與西方開始交通的前後開通了的）之中，一定也是經過這個區域之一部。若果是這樣，則這個地方，在東西交通史上，或在東西文明傳播史上，其歷史具有深長的意義是更無須再說的必要了。但是在此須要特別注意的，是下述的事實：——關於這一點，從來承認中亞史的意義的人，也只注意到：東西交通，單單是通過這個地方，東西文明，經過這個地方而互相傳播底事實，進而關於這些交通怎樣地在此處舉行，如何發達了底兩點，却沒有下以大的注意。這樣的態度，當然是因爲從來中亞史的研究，不精密之故，導引出來的結果，不得不說是非常粗笨的意見。爲什麼呢？因爲大凡文明傳播的現象，在利用往昔情態中的陸路交通，來傳播的場合，從甲地及於乙地之時，跳過介於兩者中間的地方——像這樣的事實，應該認做是其特殊的，普通都是以漸次波及互相隣接之地爲原則。這一點，若果與下述的事實——海路交通，以特殊之地爲目的，其間不過經過僅少的寄港地而已底事實相比較，則不可不知道：在文明傳播的事情中，大不相同。以現在記述傳留下來的交通關係底記錄，爲依據來考察之時，則交通最多的，從西來的，是以中國爲目的地，從東來的，是以印度，波斯，羅馬等等遠隔之地

爲目的地，所以一講起交通，馬上就容易將注意只弄到這種遠征的事情上面去，其實像這樣的事件，因爲是非常之特殊的，所以特別記述下來的而已，不能記述下來的，不能傳說下來的最普通的交通關係，一定是相隣接之地，相互之間，逐次交通，終於達到遠隔之地的間接交通。因而文明的傳播，乃基因於這種間接交通是非作爲最普通的事情不可。例如西方諸宗教的東傳過程中，當其傳到中國以前，若果非先經過當路的中亞地方，富於宗教的熱情與思索底伊蘭人種所住的地方不可的話，則這些宗教，先傳到此地，更由此地傳播而及於中國底這種見解，在解釋上，非認爲當然的方針不可。這種見解，如下所述，依據今日種種的史料，可以證明其沒有錯誤。只知道：其間偶因特殊的事情，特別將那從其本地，向中國傳道的東西，作爲特殊的事實，而載在史乘上，便以爲這是此時才從其本地傳來的，很少顧慮到在中間地帶，關於這些的消息，則不可不說是錯誤非常。藝術，學術的傳播過程中，也是一樣。要之，在東西各種文明相互的傳播上，此地的文明，成爲他的連鎖，他的關係，相當於前述政治方面對於周圍諸國的位置，而成爲他的連鎖之時，因爲各方的文明互相混淆，或因此地的民族，加以自己的勞動之故，而發生多少的變化，是不用說的，其中，因此而出現與其本來的姿態非常不同的東西，而且那些也有更依據其本來的名稱，而更行傳之於東西的。這個場合，若果不研究當於這個連鎖的這個地方的文明，而馬上比較研究位於其兩端的文明，則到底不能得到正鵠，是無須論的。因而不可不知道：這個地方的文化之歷史的研究，一方面在其自身具有深刻的意義，同時

在其周圍諸國的文化史的研究上，也具有極其重大的任務。

以上，規定了這一篇中所謂中亞的語義，辨明中亞史可以成立的緣故，而略說其在廣義的東洋歷史上，具有的意義。以下所論述的，自然是將其中心，放在這個地域之中；然而歷史上複雜的現象，他的範圍，常常不能與地理上的區域相同。何況中亞史的意義之一半，如上所述，在於與其周圍諸國的關係中之時則更是如此。因而有的記述，述到中國本部，或是關於波斯及蒙古，這，在我的立場上講起來，以為毋寧是當然的，不是沒有顧到徒然流於散漫之處。

在此，更想附記的，是本篇題為中亞的文化；但是若果想論述其文化發達的足跡，而不先敘述興亡盛衰的變轉極多，而且普通甚少為人知道的這個地方的民族，與勢力的推移狀態，則千言萬語的敘述，也終會歸於無益底事情，乃昭然若揭。所以不關於書名如何，在起初的部分，先在可能的範圍內，簡單地敘述一般的史實，以後才論述他的文化。這些敘述，若果不會成為無益的贅言，則幸矣。

第二章 中亞的民族

現在占據中亞的民族，有如從突厥斯單，即是從突厥人的國家的名稱，可以知道的一樣，突厥族，是其主要的民族，乃不用說的，但是古時，却不一定是這樣。試就前章敘述的中亞的三區域而考察之，則從天山北路到俄屬七河省的地方，無疑的，似乎從記錄時代之初起，就是突厥族的根據地，也未可知，雖說是這樣，但也決非可以容易斷定的。在中國前漢時代到南北朝時代，即是從紀元前二世紀到紀元後五世紀的記錄中，可以看見：現在的伊犁，天山北路的谷間地方，叫做烏孫的部族蟠據着，與中國有了密切的關係。若果考察這個部族所用的言語，傳留到現在的，則我以為是屬於突厥語：唐代的顏師古，關於烏孫的容貌，有如下的記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鬚，狀類獼猴者，本其種也。」（漢書西域傳烏孫條註）依此則不能一概斷定他們是突厥種。這是因為師古所說的胡人，是當時的名稱，稱呼伊蘭人種——以現在的撒馬爾罕地方為中心的，寧利（Nogaians）地方的人，——的，他那青眼赤鬚，狀類獼猴，正可以描寫這種人的風貌，不是指突厥人的緣故。但是顏師古以前敘述這樣的主張的，現在沒有遺傳下來，所以會有人以為：這不過單是顏師古一片的想像而已，也未可知；可是這樣的類例，此外還有，是不能這樣簡單地決定的。例如現在作為突厥族的一種，而為人所周知的黠戛斯（Kirghiz）部族便是，這個部族，從漢代起，也是以堅昆，鬲昆的

文字，來記其名稱，降至南北朝時代，則記作契骨，居勿，結骨，唐代則記作紇挖斯，黠戛斯，等等，他的言語，最少在唐代，已經明白地使用突厥語，可是關於他的容貌，則唐書回鶻傳下，黠戛斯傳，記着：「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以黑髮爲不祥，黑瞳者，必曰（李）陵苗裔也」。這決不是突厥人的容貌，也是伊蘭人種類的特徵。突厥族一般都有以狼爲族祖的傳說；唐朝段成式撰的酉陽雜俎卷四之中，記着「堅昆部落非狼種」的語句，說黠戛斯部族非突厥種。依據這些記事，則以葉尼塞河（Yenisei, R.）上流地方爲根據地，而講純粹突厥語的唐代的黠戛斯部族，實在也不是本來的突厥族，是一種雅利安（Aryan）種族，他們突厥化的程度，非看做：跟着時代的下降而逐漸加強，終於成爲現在的情形不可。關於烏孫，顏師古的記事，不是簡單的臆說，有什麼根據，也未可知。西洋的學者之中，也有人將此當於古代記錄中的雅利安種的遊牧民——阿息（Assi）族的。但是烏孫，如下所述，乃前漢文帝時代，驅逐了從現在中國甘肅省內，逃到此地的大月氏，這個部族，而占據此處的，大月氏，更驅逐其前住者的塞種（Seythian）部族而代之。而塞種與大月氏，在現在普通的學說，可以認做是屬於雅利安種的。總之，我們不可不承認：大月氏，在記錄時代，當初的人種分布上，是作爲雅利安種向東方進出的先鋒，而侵入到甘肅省的。

俄屬七河省的南邊一帶，從漢代起，就住有康居這個部族，其勢力也及到寧利地方；這一部族，從其生活狀態與言語上來講，我以爲是屬於突厥種的。關於這一部族，沒有傳述出像烏

孫，黠戛斯的容貌上的特徵，認此爲突厥族，也沒有從記錄上發生的不妥當。但是，雖然一概說是突厥族，但其和今日的突厥族，真的是同一與否，則非大大地注意不可。雖然知道其言語，風俗，生活情態等是同樣的或是近似的，但是人種自身，却完全是另一種也未可知，從前面黠戛斯部族的場合來講，也是可以得到的事實。若果時代愈降，則人種混淆的程度愈高，純粹的民族型之消滅是常態的話，則以今日關於世界人種的知識，精密地來類別古代的民族，實在也不可不說是不合理的方法。可是現在關於這一點，是不應該深論的。康居從何時起，就佔據了這個地方呢？這也沒有判明。本來，這一方面，是雅利安系的種族，侵入到康居部族住的地方呢？反之，還是突厥系的種族如康居，侵入到雅利安系種族蟠據的地方呢？——這些事情，是屬於史前的事實，現在是很難確實地判定的。總之，當這個地方具有記錄時代的初頃之際，從天山北路到俄屬七河省地方，所住的遊牧種族，我以爲是屬於雅利安系與突厥系的；但是漸次因爲形勢的變化，於前漢的武帝時代，大概是紀元前一三〇年代，便看見大月氏向西南方的移動，代此而起的，是屬於突厥語族的烏孫佔據着，直到中國的南北朝時代。無疑的，純粹的突厥種族，佔據此地，是其以後的事實。

其次，關於天山南路地方的民族，則依據後面敘述的，由這個地方的發掘，而得到的言語，繪畫，骨骼，頭蓋等等各種資料的研究，而無疑地知道：雅利安系的民族，最遲於紀元的前後，已經居住於這個地方了。

關於最後的錫爾，阿母兩河間的地方，在其中央擁有有名的宰利的沃地底地方的住民，則在此稍有深加論述的必要。無須再說，這個地方的某一地域，是雅利安種族的原住地，這種意見，在前世紀的中葉，是風靡學界的學說，現在也尚爲一部分人所繼承。這種意見，是什麼時候起，用什麼理由，是誰唱導的呢？在此雖然簡單，但也非知道其過程不可。

這種學說的發生，是由於歐洲比較言語學的發達，而使這門新科學——比較言語學成立的，是基因於十八世紀的末葉，歐洲學者盛行研究梵語（印度的古語），與增得（Nend）語（波斯的古語）之故。研究這些古代語的結果，發見了這些古代語與希臘語，拉丁語，日耳曼語，克勒特語（Celts）等等之間，存有多數的類似點。一七八六年，華茲（William Jones）說明這種現象，以爲這樣的類似，只有站在一種假定，——這些言語，是出於同一系統的假定之上，才可以解釋的；這種論斷，實在爲這種學問，放下了不動的基石，非說是使當時的學界覺醒的警鐘不可。其後，一八三三年以來，德國的言語學者波普（Franz Bopp），比較研究梵語，增得語，希臘語，列脫語，峨特語，古代斯拉夫語，日耳曼語等等的文法，繼續公刊其有名的比較文典，在此便使比較言語學這一門科學成立了。因這樣的研究，而知道：歐洲的現存語，除去巴斯克（Basque），芬（Finn），馬札兒（Magyar），突厥諸語之外，是屬於同一語系的，是亞洲的現在語，與下列諸語——屬於梵語系統的印度諸語，屬於增得系統的伊蘭諸語，（伊蘭與雅利安是同一語言，是稱呼波斯方面的雅利安民族之時，所使用的形式）及阿美尼亞（Armenia）